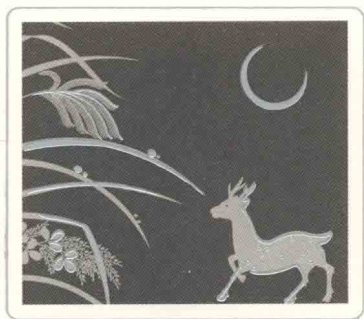




周作人 自編集



夜读抄

止庵校订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周作人自編集——

夜读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读抄/周作人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02-1072-7

I. ①夜… II. ①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8943号

夜读抄

YEDUCHAO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 经 典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32开本 7.25印张 127千字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072-7/I · 1044

定价: 18.00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关于《夜读抄》

止庵

《夜读抄》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序与后记外，收文三十七篇，计一九三一年二篇，一九三二年一篇，一九三三年九篇，一九三四年一至七月二十五篇。主要是《看云集》之后的作品。“夜读抄”原是一九二八年为《北新》杂志所写系列文章总的题目，但只发表了两次即中止了，原在此系列中之《游仙窟》后收入《看云集》。后记说，“《夜读抄》一卷，凡本文二十六篇，杂文十一篇，”系就是否“关于一种书”来划分，此处“杂文”含义自不同于从前用法，实际上均系文化批判之作。

在周作人的众多作品中，《夜读抄》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作者尝总结说：“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

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书房一角原序》）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从《夜读抄》真正开始，周氏由此建立了自己成熟定型的风格。按我们的划分，乃是开启了其写作生涯的中期。为实现此一目标，或许颇有一番酝酿，一九三二年全年和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此集中所收该年作品皆为下半年所作）写作很少，可能与此有关。新的文体的特点，正如后记中所说：“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也就是后人所谓“书话”。这可以被认为是作者特有的一种切入方式，即以阅读为契机，依靠知识的绵延和思想的碰撞，深入到文化、文明、人类、历史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而具体写法，则是大段摘抄原著，中缀少量按语，亦即“文抄公”是也。这一写法周氏以后沿用多年，甚至成为最显著的特色了。

周氏在《苦竹杂记后记》中说：“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抄书之作虽然“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作者所面对的却是“天下之书”，也就是整个既有文化系统，这是“广”的一方面，有赖于宽阔视野和博大胸怀；另一方面则是“严”，抄书之作虽多，兴趣点却始终是明确的，有所限定的：“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

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这里关键在于选取功夫，需要深刻敏锐的眼光，而这也就是与被抄录者之间的深深默契了。多年以后，作者补充道：“承示诸人议论甚感，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皆在《风雨谈》内）都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这却是项庄说的对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意见怎么抄法”，“不过我不愿意直说”，即将直接表述转为间接表述，这也靠的是前述那副眼光。读此类“文抄公”之作，关键是要读出作者的眼光来。而尽可能地采用间接表述的方式，则是周作人散文美学的核心。此前十几年间，他实际上一直探索怎样把文章写得更其自然含蓄，至创体此种写法才算真正成功。

作者尝感慨道：“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苦竹杂记后记》）多数读者与论家（包括前面提到的林语堂）于此未必理解，于是“文抄公”之讥遂起矣，乃至延续多年。自然也有解人，钱玄同即其一，去世前夕尚给周氏写信说：“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

中讲周氏文风“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也是针对《夜读抄》之后的文章而言。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周氏给鲍耀明写信，曾说：“不意港报打笔墨官司，乃殃及池鱼，殊出意外，其实拙文之不行本不待论，即如‘文抄公’的非难自古已然，最所敝帚自珍之《夜读抄》亦是如此，文中十分之七八是抄来的，惟‘抄’亦煞费工夫，亦需要一点手段耳。”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四页，正文三百一十三页。

目录

小引	1
黄蔷薇	3
远野物语	7
习俗与神话	15
颜氏学记	25
性的心理	30
猪鹿狸	37
蠕范	42
兰学事始	49
听耳草纸	55
一岁货声	59
一岁货声之余	64
希腊神话一	68
希腊神话二	78
金枝上的叶子	86

清嘉录	91
附录 日本知言馆刻清	
嘉录序	96
五老小简	99
花镜	104
塞耳彭自然史	109
颜氏家训	118
甲行日注	124
男化女	129
和尚与小僧	135
文饭小品	140
江州笔谈	149
五杂组	154
百廿虫吟	159
厂甸	166
再论吃茶	171
鬼的生长	177
太监	183
缢女图考释	189
姑恶诗话	194
画蛇闲话	201
论妒妇	205

论泄气	208
论伊川说诗	211
苦茶庵小文	213
一 小引	213
二 春在堂所藏苦雨斋 尺牍跋	214
三 与某君书	215
四 题魏慰农先生家书 后	216
五 题永明三年砖拓本	216
六 废名所藏苦雨斋尺 牍跋	217
七 为半农题撰跋图	217
八 书赠陶缉民君	218
九 罗黑子手札跋	218
后记	219

小引

幼时读古文，见《秋声赋》第一句云：“欧阳子方夜读书”，辄涉幻想，仿佛觉得有此一境，瓦屋纸窗，灯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榈，后来虽见“红袖添香夜读书”之句，觉得也有趣味，却总不能改变我当初的空想。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侘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如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才及三尺，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象于我的胸中而已。我自十一岁初读《中庸》，前后七八年，学书不成，几乎不能写一篇满意的文章，庚子之次年遂往南京充当水兵，官费读书，关饷以作零用，而此五年教练终亦无甚用处，现在所记得者只是怎样开枪和爬桅竿等事。以后奉江

南督练公所令派往日本改习建筑，则学“造房子”又终于未成，乃去读古希腊文拟改译《新约》，虽然至今改译也不曾实行，——这个却不能算是我的不好，因为后来觉得那官话译本已经适用，用不着再去改译为古奥的文章了。这样我终于没有一种专门的学问与职业，二十年来只是打杂度日，如先父所说的那样书室我也还未能造成，只存在我的昼梦夜梦之间，使我对于夜读也时常发生一种爱好与憧憬。我时时自己发生疑问，像我这样的可以够得上说是读书人么？这恐怕有点难说罢。从狭义上说，读书人应当就是学者，那我当然不是。若从广义上说来，凡是拿着一本书在读，与那些不读的比较，也就是读书人了，那么，或者我也可以说有时候是在读书。夜读呢，那实在是不，因为据我的成见夜读须得与书室相连的，我们这种穷忙的人那里有此福分，不过还是随时偷闲看一点罢了。看了如还有工夫，便随手写下一点来，也并无什么别的意思，只是不愿意使自己的感想轻易就消散，想叫他多少留下一点痕迹，所以写下几句。因为觉得夜读有趣味，所以就题作“夜读抄”，其实并不夜读已如上述，而今还说诳称之曰夜读者，此无他，亦只是表示我对于夜读之爱好与憧憬而已。民国十七年一月三日于北京。

黄蔷薇

《黄蔷薇》(原文 *A Sárga Rózsa*, 英译 *The Yellow Rose*), 匈加利育珂摩耳(Jókai Mór)著, 我的文言译小说的最后一种, 于去年冬天在上海出版了。这是一九一〇年所译, 一九二〇年托蔡子民先生介绍卖给商务印书馆, 在八月的日记上有这几项记事:

九日, 校阅旧译《黄蔷薇》。

十日, 上午往大学, 寄蔡先生函, 又稿一本。

十六日, 晚得蔡先生函附译稿。

十七日, 上午寄商务译稿一册。

十月一日, 商务分馆送来《黄蔷薇》稿值六十元。

育珂摩耳——欧洲普通称他作 Dr. Maurus Jókai, 因为他们看不惯匈加利的先姓后名, 但在我们似乎还是照他

本来的叫法为是，——十九世纪的传奇小说大家，著书有二百余部，由我转译成中文的此外有一部《匈奴奇士录》，原名“神是一位”(Egy az Isten)，英译改为 *Midst the Wild Carpathians*，——《黄蔷薇》的英译者为丹福特女士 (Beatrice Danford)，这书的英译者是倍因先生 (R. Nisbet Bain)。《匈奴奇士录》上有我的戊申五月的序，大约在一九〇九年出版，是说部丛书里的一册。

这些旧译实在已经不值重提，现在所令我不能忘记者却是那位倍因先生，我的对于弱小奇怪的民族文学的兴味差不多全是因了他的译书而唤起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见坎勃列治大学出版的近代史中有一册北欧是倍因所著的，可见他是这方面的一个学者，在不列颠博物馆办事，据他的《哥萨克童话集》自序仿佛是个言语学者。这些事都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乃是他的译书。他懂得的语言真多！北欧的三国不必说了，我有一本他所译的《安徒生童话》，他又著有《安徒生传》一巨册，据戈斯 (Edmund Gosse) 说是英文里唯一可凭的评传，可惜十六年前我去购求时已经绝版，得不到了。俄国的东西他有《托尔斯泰集》两册，《高尔基集》一册，《俄国童话》一册是译柏烈伟 (Polevoi) 的，《哥萨克童话》一册系选译古理须 (Kulish) 等三种辑本而成，还有一册《土耳其童话》，则转译古诺思博士 (Ignác Kúnos) 的匈加利语译本，又从伊思比勒斯古

(Ispirescu) 辑本选译罗马尼亚童话六篇，附在后面。芬兰哀禾 (Juhani Aho) 的小说有四篇经他译出，收在 T. Fisher Unwin 书店的假名丛书中，名曰“海耳曼老爷及其他”，卷头有一篇论文叙述芬兰小说发达概略，这很使我向往于乞丐诗人沛维林多 (Päivärinta)，可是英译本至今未见，虽然在德国的 Reclam 丛刊中早就有他小说的全译了。此外倍因翻译最多的书便是育珂摩耳的小说，——倍因在论哀禾的时候很不满意于自然主义的文学，其爱好“匈加利的司各得”之小说正是当然的，虽然这种反左拉热多是出于绅士的偏见，于文学批评上未免不适宜，但给我们介绍许多异书，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这个功劳却也很大。在我个人，这是由于倍因，使我知道文艺上有匈加利，正如由于勃兰特思 (Brandes) 而知道有波兰。倍因所译育珂的小说都由伦敦书店 Jarrold and Sons 出版，这家书店似乎很热心于刊行这种异书，而且装订十分讲究，我有倍因译的《育珂短篇集》，又长篇《白蔷薇》(原文 *A Fehér Rózsa*，英译改称 *Halil the Pedlar*)，及波兰洛什微支女士 (Marya Rodziewicz) 的小说各一册，都是六先令本，但极为精美，在小说类中殊为少见。匈加利密克扎特 (Kálmán Mikszáth) 小说《圣彼得的雨伞》译本，有倍因的序，波思尼亚穆拉淑微支女士 (Milena Mrazović) 小说集《问讯》，亦是这书店的出版，此外又刊有奥匈人赖希博士 (Emil Reich) 的《匈加利文学史论》，

这在戈斯所编万国文学史丛书中理特耳 (F. Riedl) 教授之译本未出以前，恐怕要算讲匈加利文学的英文书中唯一善本了。好几年前听说这位倍因先生已经死了，Jarrold and Sons 的书店不知道还开着没有，——即使开着，恐怕也不再出那样奇怪而精美可喜的书了罢？但是我总不能忘记他们。倘若教我识字的是我的先生，教我知道读书的也应该是，无论见没见过面，那么 R. Nisbet Bain 就不得不算一位，因为他教我爱好弱小民族的不见经传的作品，使我在文艺里找出一点滋味来，得到一块安息的地方，——倘若不如此，此刻我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做军法官之流也说不定罢？

远野物语

《远野物语》，日本柳田国男著，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出版，共刊行三百五十部，我所有的系二九一号。其自序云：

“此中所记悉从远野乡人佐佐木镜石君听来，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以来，晚间常来过访，说诸故事，因笔记之。镜石君虽非健谈者，乃诚实人也，余亦不加减一句一字，但直书所感而已。窃思远野乡中此类故事当犹有数百件存在，我辈切望能多多听到。国内山村有比远野更幽深者，当又有无数的山神山人之传说，愿有人传述之，使平地的人闻而战栗。如此书者，盖陈胜吴广耳。”

去年八月之末余游于远野乡。从花卷行十余里，（案日本一里约当中国六七里，）凡有官站三，其他唯青山与原野，